窗外秋风轻拂，白云流转，一只胆大的麻雀在窗台上轻快地跳跃着，当天语遥看向它的时候，又会敏锐的察觉到，扑扇着翅膀飞到其他能歇脚的地方。

天语遥已经把自己关在家里好多天了，手上的伤口还尚未完全愈合，仍然缠着绷带，这是她的母亲给她换的，因为她连楼下的小区医院都不愿意去，只想待在家里。

本来要住院到伤口愈合了再回来，也是天语遥自己要求回家的，她不想待在医院里，那里刺鼻的消毒水的味道，总会让她忍不住想起那天手术时的恐惧，‘残缺’这两个字不断地在脑海里回荡。

只有在家中，才会安心一些，母亲不放心她，怕她再做出自残的举动，所以请了好多天的假，一直在家里陪着她。

但是天语遥却很少和母亲说话，大多数时候都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不和任何人交流，就像是在自我放逐一般。

秋天的晴天，在家里，不算冷，也不算热，可以穿短袖也可以穿长袖，但穿上外套却是早了点，可天语遥却一直披着宽大的外套，总觉穿着这样宽大的外套，就像是被紧紧地保护着一样，它的作用就如同漆黑夜晚的棉被，能让人感到安心。

宽大的帽子也戴在头顶，乍一看就像是古时候的巫师一样，终年隐藏在黑暗中。

【老大，病好了没？什么时候再出去浪一浪？】QQ上，有小弟给她发来了消息，事实上这几天小弟们都很关心她，不断地询问着他的病情，每一次都被她随意的敷衍过去。

【老大，你一个人在家无聊不？要不兄弟们一起来看你吧？】这个以前和天语遥关系很好的小混混似乎犹豫了很久，才发消息问道。

【不要来。】天语遥几乎想都没想，就把消息发了出去，发出去了之后才觉得自己的语气实在是太不耐烦了，又赶紧再后面改口并解释道，【不用了，我妈这几天都在家。】

其实这只是一个借口而已，哪怕天语遥的母亲不在家里，她也会这么说，因为她不想让那些小弟们看到自己的这一面，也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其实已经不算是真正的男人了。

她注定不能再融入到他们的群体中，可想要斩断和过去的联系，又有些不忍心，时间过去那么久，对那些曾经的人和事早就已经有感情了，想要舍弃，实在是太难。

天语遥也只能是让自己尽量减少和他们的联系，把那段回忆渐渐的忘记，或许会有一天一切都水到渠成，谁都不会有痛苦……

就像是多年不见的老同学一样，随着联系的减少，会渐渐的将对方忘记。

想的很美好，似乎可以就这样用无痛的方式解决问题，但事实上只会让原本一瞬间的痛，变成漫长而持久的疼而已。

天语遥也知道，长痛不如短痛，但长痛的痛最起码可以忍受，短痛的痛却是咬着牙都坚持不下来，而且对他人动刀容易，对自己动刀却很难。

就像是拿着一根牙签戳自己的手掌，手总是会下意识的躲避一样，这是人的自然本能，除非是很有魄力的人，才能挥刀自斩，斩去那一段曾经，斩去那一段过去吧。

最起码，这种事，天语遥做不到。

那些曾经熟悉的小弟们又问了她许多问题，虽然知道这是他们的关心，却依然让天语遥感觉到了一道深深的沟壑，他们之间注定要被隔开。

她关掉了QQ，没有再回答他们的问题，她怕她真的会忍不住，将这一切都不计后果的告诉他们，那样或许能得到短暂的释放，但却会带来更多的痛苦……

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再理会他们，慢慢的，他就会被忘记，天语遥做不到，所以只能关掉聊天软件，让自己眼不见为净。

好几次都忍不住想要再登录，都被她死死地按捺住了。

天语遥寻找着能做的事情，希望能转移自己的注意力，但却没有真正能让她安心下来的，心中多多少少都会带着些许杂念、躁动以及不安。

她已经把自己的房间整理的井井有条了，以前她的房间总是凌乱不堪，各种各样乱糟糟的东西被到处乱丢，就算是以前母亲帮她整理的房间，也没有这么整齐过。

有时候看着这整整齐齐的房间，天语遥都会产生一种‘自己已经不是自己了’的错觉，如果不是房间里还摆着许多男性化的东西，恐怕她都会以为这是一个真正的女孩子的房间了。

【一个人在家做什么好】天语遥朝网页里打入了这句话，然后就开始搜索了起来。

这全是清一色的广告，2004年，电脑还没有真正普及到每一个家庭，广告倒是先行了一步。

除了电脑打字员之类的招聘广告外，就是一些在家里织布、绣十字绣、串手链之类的穿针引线的活儿。

穿针引线不仅是要仔细，而且还要慢，要足够耐心，针线这种东西，看久了都眼睛疼，更何况是要拿着它制作东西了，这是天语遥最不擅长的，所以也是最不可能选择的。

再往下翻，就是待在家里帮人代练游戏来赚钱的，反正无论是什么事情，都显示的是能在家里赚钱的工作，偶尔有一两个不是广告的，回答的也很没心意，无外乎养花养鸟，养猫养狗，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。

翻了不知道多少页，都没有找到钟意的答案，就在天语遥已经没有耐心找下去，准备换个关键词搜索的时候，看到了一条卖制陶机器的广告。

卖的是电动制陶机，提供教学服务，可以网上学，也可以线下上课，包括制陶的手艺和营销的方法，所需要的就是一大笔加盟费，然后就会有材料和工具送上门来。

这是一个以在家就能做工艺品赚钱为噱头的广告，主业也是做的破破烂烂的，广告到处都是，是真是假都不知道，但这却给了天语遥一个小小的启发。

记得小时候她就对捏泥这种事情很感兴趣，后来也和爷爷一起学着做过糖人，当然，爷爷做的是糖人和各种各样绚丽的图案，而她挺多是能做个歪歪扭扭的正方形的‘糖人’而已。

即使已经快要成年了，天语遥对这些东西也很感兴趣，她喜欢这样能任由自己塑造形状的东西，积木、泥巴、糖，她都喜欢，或许这也是她性格的体现吧。

因为她不喜欢被束缚，喜欢由着自己的性子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，不喜欢像普通人那样，被放进模具里，做成固定的模样。

这样的性格发展的好，那是一件好事儿，但如果走了歪路，就是一件坏事了，比如去当个自由自在的小混混，对于父母而言，就不是什么好事。

“制陶……”天语遥看着电脑里的图片，陷入了遐想之中，制陶除了可以做瓶罐碗以外，还可以捏其他的东西，只要技术好，可以做成任何一种摆件，还可以捏成人的模样，小时候最羡慕的就是爷爷的手艺了，可以捏出栩栩如生的糖人，比如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杨戬……

如果她学会了的话，是不是就意味着只要有材料，就可以做任何自己喜欢的观赏品？

天语遥有些心动了，这和她的性格完美的吻合，或许真的能凭借在家里制作陶艺品来斩断过去的事情，而且做的好的话，还可以卖钱，这样也算是有一份自己的收入来源，不用去外面找工作了。

父母能养她，可终有一天是要离世的，一切都还得靠她自己。

如果有不用和其他人交流的工作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

当然，那都是以后要考虑的事情，现在的天语遥也只是心血来潮，想要试上一试而已。

哪怕不能赚钱，给自己找个乐子也是挺好的嘛。

“小遥，吃饭了。”正午灿烂的阳光照在天语遥的书桌上，母亲的声音从客厅里响起。

天语遥一言不发地推开房门，坐在了餐桌上，还在那思考着制陶的事情。

母亲为她盛好了饭，端到她面前，又使劲地往她的碗里夹菜。

“花菜吃一点，鱼肉也吃一点，这个鱼肉很好吃的，来，还有鸡肉，补补身子……”母亲往天语遥的碗里夹了很多菜，后者却是一点回应都没有，她忍不住劝慰道，“来，吃点吧，开心点，明天妈妈和爸爸一起陪你去游乐园玩，好不好？”

就像是在哄小孩一样，但面对这样的事情，母亲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安慰才好了。

所以话语都显得有些笨拙。

“嗯。”天语遥回过神来，很勉强地朝母亲挤出一丝微笑，“出去走走也好。”

“诶，是吧？”母亲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，这还是天语遥最近以来第一次同意出去玩呢，想要出去散散心，也代表着她没有自暴自弃，是想要自己振作起来的。

“妈……哪里能买到可以做陶罐的工具？”天语遥犹豫了一会儿，问道。

“做陶罐？你想学陶艺吗？”

“闲着……也是闲着。”天语遥很有耐心地回答道，要换了从前，她理都懒得理自己的母亲，话说出去后就不解释了，似乎是因为这件事，也让她的叛逆消散了许多。

“电动的底盘吗……游乐园那里好像有卖的。”

“唔……那……正好。”

……